

劉氏三烈傳

三烈者楚雄令劉君時舉庶母張氏郭氏洎女
兄辰秀也君父仁里稱長者明經起家爲南都
兵馬稍遷梧州府通判持室以往與族子時復
澄兩人俱汎江至大噓梧州公病卒舟次平樂
昭平堡時荒藤珠港灘夷獠清晝殺掠舟人皆
恐辰秀聞之指江曰萬一不免死此而已二庶
母亦曰不幸誠如秀言遂相向哭賊至辰秀曰
敢辱先人乎獨恨此櫬無歸耳亟投緹囊啗賊

乘間赴水死張抱弱息祈秀繼之郭踵繼之俱
死辰秀年十六張年二十郭二十八死之辰爲
正德辛巳五月十一日賊怒悉斫其婢僕其徒
工感復顧劉君君故兒啼乃繫左右手浮之江
且曳且行君汨沒濤沚幾殆矣比達岸乃引入
其巢當是時澄病偃艫艫時復隱暎柁側得不
死遂懇於守臣劉璧沿泅索尸藁葬昭平江上
建塚木識焉劉君既被繫年甫十三念旅櫬誰
歸三尸誰瘞且不知二兄之倖免也晝夜孺泣

賊義之復給曰若思歸邪君應之曰予父若見
其柩矣予母子若見其溺矣昆弟奴僕若悉劉
之矣家遙萬里孺子何歸賊乃稍寬之君夙敏
慧時時感憤默書姓名淪落生存之繫于竹木
投溪谷上流冀世人獲之知人間尚存有劉郎
者然越在深阻幽拘計未有以脫也久之金谿
張賓祿與梧州公有故欲爲效死者初梧州公
入梧謂賓祿曰若更能從吾遊乎賓祿許之至
是自金溪來至昭平解后屠者訊荅始知梧州

家室生歿之詳作曰諸亦已矣獨梧州一子何
忍負之邪遂白之理捐金願贖君乃遣謀說工
感曰劉郎縉紳家弱子弟也繫之亡益不如得
金若屬知則金分不知額之若聽吾言得金亡
患不聽斧鉞至矣能無悔乎工感感諾期近河
叢菁中出劉君受金以翌日縱之是夜工感具
鷄黍裹糧導山後及逕出戒曰遇吾屬亟返毋
恩我君如導自林岨間奔軼謀負至舸中覆以
蓑蓆遂免其難往陳于巡察兩山張君暨諸藩

臬莫不嘆劉君九死一生實祿敦信立義有雪

深者始傳以還君嫡母楊夫人念君鬱病聞君

入門而喜蓋帝所相云君自歸銅仁伏村家

難濟難問山約身脩文亦既志意通聲聞章矣

會兩山開鎮書竹時為吏民歷歷道三烈士巡

察潘某始信而異之相與覈實疏請嘉靖丙

午獲賜首旌門蓋貞魂懿魄逐藤江怒濤上

下者垂二十年今始沉響矣或以三烈成其烈

劉君明其孝緣梧州公長者自食其施固爾然

亦有講焉使澄時復不從則羈觀莫返也賓祿
不廓其勤則虎口莫脫也兩山不臨貴藩則地
莫歲湮蘭行不宣衆周聞知也夫道貴表微理
尚懸合於斯著矣嗟乎此覩其機未察其根也
劉君自結髮以迄今茲志存昭烈毫毫乎其致
思之未始斯夕忘也觀其令楚雄爲政精核非
賢固達非滯罔決也微君植性堅貞矢彰義烈
雖有珪璋之行亦窠閭爾予感丈夫之生其有
流情竹素雅志先民號稱睿知矣稍嬰威衄鮮

不顛隕頽拆而閨閣脆質日未覲詩書躬未違
保傳廼能視亡如歸靡所戀顧亦難矣矧一門
之中秉芳效潔有若三人者乎竊謂三烈不惑
如宋伯姬疑立如陳孝婦不忘溝壑視竇氏二
女奚讓焉予偃蹇掩陋于世間脂膏乾沒亡所
有識獨嗜義節風猷之美爰撰次往跡不辭蕪
類張氏南都人郭五塞人祁秀齒釋故不係之
烈矣劉君鉅仁司籍其先吉水人

議

北郡治河議

治河之議簡中王公論之悉矣俊學謝通明何
所知識爰諮故老載訪英賢徐探本末稍察利
病僭著論之其畧云俊大江以南人也竊觀治
是州之水與治江南之水其法曷有不同治是
水者惟導之有所承潴之有所蓄而徐引之俾
入于海則洪潦不爲災矣何以論之霸州之水
來自西北者凡九曰盧溝拒馬夾河琉璃胡良

桑乾烏流白澗白溝是已來自西南者凡六曰
黑羊一畝泉方順糖河沙河磁河是已諸水之
來也含帶沙土氣勢憤激斯湏滿盈瞬息播蕩
倘枝河未墜承流不匱則濁濤自順其常平土
不蒙其害今霸之枝河盡塞獨有萬家口一河
承受諸水寧免于橫出潰決乎且此州地形下
卑土脉踈鹵下卑則水易放而難收踈鹵則土
易坼而難捍其爲患也邇年滋甚矣故議者欲
去枝河淤塞以復故道始自文河上流匯于五

角諸淀直衝于烹兒灣其積也易盈下流受于
麻花諸淀直抵三角淀其蓄也易散次之柳河
潘平新張一帶凡臨古淀積有沙淤者咸決之
次之蘇家橋臺山信安一帶凡屬官田曲爲隄
防者又咸決之則諸河之水雖若駛悍春夏之
交間多霖潦亦將自然安彼順流循其本道倚
淀窪以回旋指滄瀛而奔赴矣旁邑浸淫亦倣
是法則北有固安南有保定文安大城西有新
城雄縣東有永清東安源流既同並饗安吉或

曰是州之水一耳粵稽 憲 孝兩朝每膺大水亦屢豐年胡此邦之民不墊溺而爲魚也曰維昔盛時河之故堤尚存民之舊業猶腆每雨水將至不煩有司人操畚鍤戶遣家丁先事預防隨宜濬築崇朝終日可以亡虞今故堤墮滅極望平蕪民尤困于沉浮疲于徭稅十室九空坐視羸餒強壯者逃移雄傑者寇掠蓋以荒壤茅簷棄之而他爲不惜也敗囊殘楮携之而轉徙不難也况夫貧民不能濬築勢必奔赴官司

或乃未即允信猶從容委遣展轉文移逮楫師利涉涓吏循行則河流激盪平土爲川民將無所營窟矣噫嘻此今昔之所爲殊也或曰如前之論河之宜濬者濬之使深堤之宜築者築之使高俾諸水經行有道蓄泄有歸則河若易治而今莫治者何曰濁河經流踰數百里可以徒濬乎夾堤迴環倍數百里可以徒築乎財匪自天來非從地出今問諸官則倉廩單虛求諸民則機軸空竭設若河身盡行疏濬堤防咸議脩

築則費出不貲于何幹運自非懇乞 皇慈捐
損內帑不可得也抑有難行者焉 天邑崇重
州郡聯絡官各攸司封各有守此議一興彼此
之游談續紛往來之移文絡繹集室道傍迄無
成論必托之重臣專勅獨任斷在一心而又必
慎簡官屬純白精悍者十數人分董其事庶幾
夙夜責成膚功可冀然此河易徙厥土善崩不
二三年濁流易積水道旋淤則金帛填于無用
簡書責有攸歸當是時首事懷齟齬之虞當權

蒙婁菲之謗此仁人潛怛徒隱憂而未舒達士
疏通亦潛慮而莫展也考之上古泮水逆行非
能自逆也淤塞漸高其勢難越不得不返而逆
也今之泛溢何以異此又愚俗以河徙不常目
曰神水水非神也夫水猶血也血行于腠理水
行于土脉任其所之靡有定向其致一也第江
南之士密緻凝實水不妄行故治之之法與此
夏絕耳見聞之暇漫綴蕪說惟覽者擇焉

北郡馬政議

國之大事在戎戎之重寄唯馬 國初率自十
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免其田租之半逮至 孝
廟易以丁田相兼貽謀甚善厥後丁役不知寢
于何時今惟計畝領馬而上田沃壤多淪入于
兼併之家小民承養馬匹類皆荒徂瘠土甚則
亡立錐之地且因年祀綿遠圖籍漫漶無可稽
查民之累害未可殫言頻年貧弱流移戶口凋
減豈無故哉今欲覈田畝之隱欺驗戶丁之多

寡查照丁田相兼之制均撥馬匹或有里胥科
派大戶侵漁盡行禁止亦或可以少甦民困之
萬一柰何此州之民流寓者衆計其所積反裕
于土著之民若科之以足額外之差非所以爲
厲也隱田者多計其所獲率自爲封殖之計若
均之以足常額之數非所以爲厲也果能酌而
行之黎民無鴻雁之哀菽粟如水火之多矣何
患乎馬政之難舉乎

說

貢馬說

予昔居京師僦館隣太僕寺見旁舍有停外郡
縣貢馬者秣飼調息久之其戶丁乃剪拂隨伍
以進不佳罷去越明年丁復持是馬效于所司
破捷流血主人慰且誠曰亟易良來及期而所
貢之馬復至主人曰禍作矣母及我已而所司
并繫主人于市考掠毒備路人皆憐之或有哂
之者予私謂于輿曰馬三貢不佳何獲戾其酷

若其與曰太僕者騎之主司也主司坐于堂上明若懸珠湛如皎鏡雙耳四足毛骨之標齒牙之數馳驟之節高下妍媸之準一望即見不待據鞍顧眄亦不必循齒披頰而後知也乃如若人錮其成心佐其小智將以欺寵上官庶幾僥倖於一遇曾不思主司之藻鑑昭昭也烏得不招其怒乎予歎曰舉子之屢黜于有司執業不變者亦猶是馬矣馬之致用材也取其良馬耳文之致用時也取其工馬耳凡技之弗取上非

憎之也彼文詞之意趣方新後生之英捷滋衆習是業者弗改其素弗究其極乃窮年不綴文經時不點筆逮乎及期而復操其前日之所厭棄者以復于有司辟猶拾唾核掇覆羹以享明堂清廟也烏能免于是馬之斥哉馬之不更雖譎奚施文之不變虛驕何益嗟乎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其不爲路人之憐且笑者寡矣

仕學亭說

予昔林居嘗爲諸生解經至仕學章云仕而優
即學矣學而優即仕矣有未達則申告之曰仕
也奔走以言勤簿書以言績已乎學也帖括以
言富彫刻以言工已乎蓋古人之學心學也故
曰學者覺也所以明心也仕者所以經世也明
心之效也心也者涵體用而一之者也未有明
心而弗裕於從政亦未有經世已效而弗由於
學者慨自先王之教發業儒者鄙之爲迂而以

滄水文集 卷六
帖括彫刻爲尚從吏者斥之曰俗而以簿書奔走爲良於是體用支矣假有人焉通達國體而明習當世之務則其仕也裕矣而謂大人之學不已精乎尚志千古而沈潛仁義之源則其學也裕矣而謂大人之事不已備乎故善爲政者不必却金穀而談詩書仕即學矣善明德者不必舍丹鉛而親訟獄學即仕矣蓋優之爲言裕也非暇豫之謂也若曰仕而暇也乃屈首於篇章則其學也糟粕已耳學而暇也始留神于經

濟則其仕也鹵莽已耳侍御舜原楊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乃于公署之北構學仕亭而予爲書其說于此若乃踈簾清簟退食自公落日青山吏人稀少於是倚欄隱几伸紙含毫百篇俄成七步可就此則公之所長固不俟學而後能也

贈靜叟子說

靜叟沈子將役遼陽辭於木涇子曰聖人同仁中外均禮扼危禦遠其政在邊吾聞遼陽之懸塞也從橫千里夷壤相接都閩天設諸衛棊布而吾眇然佐戎幕贊兵樞思以折衝于席上也子何以相我乎木涇子曰子知所以爲政矣沈子曰何謂也曰子知學焉斯知政矣沈子曰吾奚學也木涇子曰子知學而不能自言其學其深於學已乎自吾總角輟受教于子今幾二十

螢矣吾學子而未能也吾觀子深沉有思晦密
弗發蓋以靜爲學者久矣哉吾學子未能也而
子顧有辭於我乎夫以靜爲學者其心必虛其
志必定其慮必精其度必遠其量必廓持是五
者於天下何有哉是故惟靜斯知學矣惟學斯
知政矣雖然吾所謂靜非閉離塞兌槁然寂滅
之謂也亦非以事物之未應時爲靜也無欲而
已心無欲焉雖動亦定也心有欲焉雖靜亦動
也故主一無適者無適於欲也非心無所適也

心豈無適者乎無適則膠是故聖學之論靜無
欲而已矣沈子曰無欲故靜靜故一心一足乎
木涇子曰心至一而至不一者也一斯神矣聰
明睿智胥此而出大本達道廣大悉備吾方憂
夫體之不一無患乎化之不神

字張氏二子說

里中張君搏父操士君子之行遊縉紳先生間
縉紳先生皆樂與交而予與張君遊最久稔諸
聞見而益信其賢無疑也張君間嘗名其二子
曰光裕光輔句予字之予字光裕進之光輔翼
之搏父願聞其義予乃進進之而告之曰凡民
有經業何繇啓光之裕之胥由進始越有高明
惟德之繁德如王金疇無糠粃載扶其瑕載播
其美古人有作爾其仰止毋牽遊遨毋輕寸晷

蚤夜勉旃進進不已進于技歟進於道矣光裕
之云亦無他擬先達何人是惟在子搏父曰進
之之義既聞命矣敢問翼之云何予進翼之而
申告之曰惟爾冲年耽玩墳典母學春蒐母倣
秋獮口舌徒煩有得必淺如沉鴻淵如升岢嶽
挹其崇深志念繆繆蓄大舒弘才猷斯展以翼
清時庶幾無覩先民有言事在彊勉黜今之靡
襲古之撰聖謨洋洋萬禩亡舛搏父再拜微言
幸聞惟茲童愚敢忘勤蹇予乃濡毫書之蚤覲

草亭說

里中楊子恒稱曰草亭人亦稱之曰草亭云夫
楊子之恒稱與夫人之稱之也蓋亦有契乎其
言之也楊子與子雲同姓子雲者好深湛之思
爰構亭草玄扃抽玄祕乃今楊子心慕而神嚮
之邪楊子鞭爾曰甚哉知我者希乎夫吾奚羨
于子雲也吾少有志于世坎壈不逢詠少陵蓬
鬢草亭灑然有感焉乃托之以寓况云爾吾何
慕于子雲乎哉木涇子聞之嘆曰事有聲同實

涇水文集 卷六 四七
戾形似情殊者世之所疑而達人之所以懸解也楊子操行清潔尤長五言詩其所樹立諒有卓然者故夫士志于道作則自我無依于人發慮於今無仗于古高明廣大於斯存矣楊子之無慕于子雲也壯哉

雜論

王安石

傳云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愚伏讀至此未嘗不嘆聖賢之言洞燭幽微真千古卓絕之見也宋徽宗時其爲不善之小人如蔡京呂惠卿之流疇不知之獨王安石堅執爲心矯強成性蚤以文章馳名翰墨之場漸入仕途不慕官爵不涉世味且面塵不濯衣垢不澣凡服食之華妻妾之奉舉若免馬故一時賢士

大夫景慕崇獎納交恐後此爲善之小人逆閔其迹以欺世盜名人固不得而知也繼秉大權所言者皆先王之言所欲行者皆先王之政動輒以堯舜爲師夏商周皆不足法也以故在廷之臣咸尊信之而其君且以臯夔復生鳳儀獸舞之治不難復矣迺安石所挾以爲乾坤不世之符皇王不傳之祕人君能用吾術則可以開世唐虞比隆堯舜者迄無他竒不越國服爲息之一言已耳其意以我貸于民者一而民出息

于我者二一歲間貸民一萬即可獲息二萬等而上之三四年計可獲息若百千萬而吾國不殷富乎國既殷富則勢力俱雄而四海之內將惟吾所欲爲可以奔走百辟鞭撻四夷令則行禁則止而吾君自巍巍高拱于穆清之上由是而立新禮製新說以藻飾太平此安石致君堯舜之說而其君甘心聽之百撓而不回者也安石爲鄞令嘗以其法行之一邑之小猶或可暫試天下之大億兆異情風俗異齊而可一槩加

之乎無故而貸民民其肯受乎計時而收息民
得無爽期乎以是而督責加焉呌囂乎東西隳
突乎南北民不堪命而天下始多事矣矧郡縣
至廣守令孔繁安保其皆廉而不貪乎而一切
施以假貸之法其貸也能保其無末減乎其斂
也能保其無掊剋乎斯時也安石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乃持論愈堅行法愈急而民之仳離
死徙者愈甚而不可支於是諸老成臣知民怨
之日深也國本之將搖也痛宗社之淪胥以傾

爭上䟽以抹馬安石怒其異已斥逐幾盡而
更接引希恩生事之流嗜進罔利之輩布列要
津假以羽翼張爲爪牙噬齧無厭而務欲其術
之必行深期其說之必勝安石者旅進旅退患
得患失方狃狃焉日與其徒誣上行私要君固
寵公肆爲之罔憚也惟時毒痛四海上盭陰陽
之和水旱洊臻變異迭見傳云災害並至詎不
信哉夫周禮之書聖人理天下之良法也後人
欲行聖人之法必有聖人之心而根之以聖人

之學緯之以聖人之才斯能和調百物斟酌萬
幾而舉聖人之法以運量四海斯正大公平而
無偏倚不均之病今安石之心褊心也褊則私
其學曲學也曲則泥其才小有才也小有才則
強悻自用必不能宏展康濟之猷以一天下茲
三者皆安石之所短也既而其術不效乃呼號
憮壬以求濟焉譬之病者已危而復進鴆以求
療也豈不速其亡哉故其始也安石之所操自
以高出羲黃同符堯舜下視三代爲不足法及

其弊也欺君瘠民竟陷于誤國喪邦之大罪而
其術反出桑孔下求如管晏之富強而以其君
霸也遠有所不逮焉蓋以立意雖廣而行術則
偏無周公之心洎才與學而不善用聖經之過
也不獨此耳其所引用堯邪蟠踞糾結數世之
後蔓延不已其人猶能祖安石之故智以要君
而蠹國焉則其爲宋室之膏肓亦以深矣其罪
可勝誅哉愚故曰爲不善之小人固天下之大
惡也而其惡易見爲善之小人實天下之大奸

也而其奸難知欲知人安民者慎無效神宗也
哉

宋高宗

高宗建國時輔弼之臣有若李綱趙鼎宗澤熊
羆之士有若岳飛韓世忠劉錡皆一代之英也
乃終不能克復上守少紆華夏之氣而徽欽二
帝蒙塵幽死迄今談者有餘恨焉其無他以高
宗無復讐之志也使高宗志在復讐則綱鼎諸
臣忠之至計岳飛諸將屢立大功將尊信之敬
愛之委任而責成矣乃今非惟弗之用也而放
逐焉誅殛焉此講臣烈士所藉以廓清中原歿

涇水文集 卷六
戒醜虜者待之若讐至若黃潛善汪伯彥欺君
誤國信任不疑而大惡如秦檜尤賣國之奸雄
聖世所必誅者顧尊寵親昵終其身不衰帝之
宅心如此則命將出師外若振舉而衷實縮胸
其奉迎二帝亦不過祈請之虛文塗時人耳目
已爾然帝之所以甘心事讐而無尅復神州之
志者有微機焉大寶既登而父兄復返此身將
安屬邪汪黃秦檜諸奸必密謀聚議以陰錮其
心而况檜心與虜爲一尤不欲其除兇而雪耻

也况若茲則忠賢安得信用飛也安得而不死
哉當是時不忠之臣固無足齒而有心復讐如
張浚者亦與有責焉浚喜事而才踈忌前而量
狹建炎初年金虜無可乘之隙蓄威養銳斯其
時也浚乃無故召兵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
其有富平之敗宜也酈瓊王德本不相能岳武
穆言其必爭而浚不聽其有酈瓊之叛宜也既
而都督荆襄李顯忠與邵宏淵不睦而浚不能
禁遂潰而歸其有符離之潰宜也江左偏安日

夕凜凜猶懼不給其能堪此三變邪不獨此也
趙哲曲端非有大過浚也信讒而專殺之有休
休之量者固如是邪又不獨此也綱鼎岳飛咸
負命世之才王者不得則不興所宜同心協力
共濟艱難縱有小忿亦必先國家之惡而後私
讐如藺相如故事浚未能也而顧下石焉無乃
失之作惡邪秦檜販國神奸天下所共知者也
浚不能梃之于始又不克去之于終而稱之揚
之猥加推轂焉得無失之作好邪高宗難與爲

善易與爲惡其才又出齊桓之下今以庸庸之
主而聽緝緝之言中心搖搖茫無定見宜其放
極之典存及于英賢高厚之恩濫加于邪僻予
奪誅賞胥失其當雖百趙李千劉岳無益也而
望其永清中夏難矣哉是浚者名爲報主而未
免于姑賢志在與邦而屢至於債事罪固不可
宥焉者也或以開誠布公之武侯擬之謬亦甚
矣

于少保

世皆以銅君易儲爲于少保致禍之端愚竊以
景帝臨御已久三公百辟皆已祇承四海威福
之權出其掌握疇能易之 英廟南轅雖由天
命倥偬返駕亟欲扶之以正位宸極將置 景
帝於何地乎激而行之必招大變斯則揆情未
易審勢尤艱不獨廟堂帷幄之臣明之一介之
士亦慮及之矣自古帝王失陷夷域率多不返
觀 景帝批荅諸臣奉迎之䟽辭意愴然甚或

不答乃若王文則曰來誰送來耶少保之謝虜使也亦曰賴天之靈中國已有君矣一時君臣自信舊君決無反正之理故比其返也別無良圖惟知錮之而已倘於南轅消息已有真傳未至而圖先事而料凡奉安調護之宜侍御起居之適皆已預定于衷逮其既至則聞于上曰太上皇臨御若干年今賴天之靈祖宗之祐禮裘洗心復歸華夏邇者伏蒙皇上篤君臣之倫敦兄弟之愛鑿與甫屆即奉之爲上皇尊

崇已極海宇臣民孰不稱慶然臣愚伏自退忖皇上於上皇尊則君也親則兄也北轅留滯既已竭本迎之忱南內尊安何可忘友于之敬臣亦竊計上皇於燕閒之暇不無念皇上之情皇上宜委曲體之或五日一至或朔望一朝總率百官周旋殿陛瞻望清光務使親愛之意昭示無窮率而行之春秋匪懈懽然有加彼此相安渾然無迹庶上有以寧上皇朝夕之懷下有以慰華夷頌禱之願而我皇上尊

君敬兄之盛德將光于四方格于上下而萬邦
黎獻皆仰止高風歌咏亡極矣嗟乎如此舉動
後尤慮其不免也何者 太皇幽閔之中歡愉
恒少慘淡居多必思曩時之羈留而衣帛之常
供胡爲靳而弗致今來之扃鐃而防閑之祕術
胡爲久而彌深至於皇儲之棄而弗立則大有
所憤懣于中而時刻不忘者矣今少保諸臣乃
曰吾已投之幽閒便謂勝筭已得求諸分內絲
毫莫加焉當時通達國體之臣亦嘗勸 景帝

之朝與群工入覲而 帝皆不從少保亦寂無
一言以揅正此何心哉不過習爲防禦之工陰
輸翼戴之計以全其祿位已耳豈知嫌積釁開
恨深讐言鉅縱 英廟寬仁大度罪疑惟輕然待
之若敵國謙固不能悔其已甚之爲而負之若
芒刺 帝亦不能移其已成之怨矣豈待曹石
諸臣之勸而 帝始動心哉迨廷詰易儲之事
帝曰朕固得罪于社稷太子何罪汝乃舍之而
不立邪少保至是亦無辭矣公抱豪傑之才挾

濟時之器自任天下之事皆惟吾所得爲吾欲
爲輒爲之不疑也自非聖人安能與世推移機
權順適矧其強直自遂高視一世無所顧惜樹
怨于人則以繁矣其能免邪

澠林文集卷六終